

我们的箱子

充满爱与忧伤的成人童话《小王子》里，因飞机失事而被困于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员一天早晨被一个奇怪又微弱的声音吵醒。那个细小的声音说：“劳驾……请给我画一只羊吧！”

飞行员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在沙漠里突然出现的、像幻影一样的小家伙。他就是小王子，一个忧郁的小男孩，来自小行星 B612。B612 非常小，只要把椅子向后挪几步就可以看到一次日落。

“有一天，我看了 43 次落日！”小王子后来和飞行员聊天时说，“你知道，当你感到悲伤的时候，就会喜欢看落日……”

“你那时很悲伤吗？就是你看了 43 次落日的那天？”飞行员问。

小王子没有回答。他小小的生命特别善于捕捉柔情，然后又拿自己的忧伤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心疼的小人儿。

小王子很不快乐，因为风总是吹来各种各样的种子，而他的小行星实在太小了，小王子忧伤地看着花啊树啊肆意生长挤得不成样，他想要一只羊来帮他吃掉一些多余的植物。

他想要一只羊，想了很久。渐渐地，羊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反复地读着小王子的故事，越来越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只羊。我们每个人的星球也都非常小，不仅空间小，时

间跨度也小，甚至有时时空根本就是凝固的，一整天里，我们可以只回忆某次伤心的日落，反反复复，远超过小王子的 43 次。也有各种各样的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美丽的，健康的，或者是暧昧的，平庸的，把我们撑得不成样子。一种像羊一样的力量对我们来说多么重要，靠着它的啃噬，我们能减轻杂草丛生的程度。

小王子为了找一只合适的羊漫游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来到第七个星球是地球。那天早晨，他遇上了失事的飞行员，他用细小的声音说：“劳驾……请给我画一只羊吧！”

飞行员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拜托！帮我画一只绵羊。”小王子说。

飞行员说他从未画过羊，他不知道怎么画。

“不要紧，只是一只绵羊。”

飞行员勉强地照他的意思画了，可是小王子说：“不好，这只绵羊太瘦弱，再重新画一张吧。”再画一张，他说：“你画的不是小羊，是一只公羊，还有犄角呢。”再画，小王子还是不满意，“这只太老了！我要一只可以活得久一点的羊。”

小王子坚持只要他心目中的那只羊，而飞行员急着要修他的飞机，他烦了，就随

便地画了一张：“这是装羊的箱子，你要的那只羊在里面。那一瞬间肯定有什么念头击中了小王子，他不仅没有对飞行员的敷衍生气，反而露出了喜悦的光芒，“啊——这正是我想要的！”他低下小脑袋来仔细地画着画，“你看！它睡着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眼睁睁地看着小王子为一只羊在星际间流浪，而最后他选中的却是一个虚拟的箱子。也许那一瞬间他终于明白有些东西得不到便是得不到了，虚拟的完美反倒胜过差强人意的真实。我宁愿小王子因此哭出来，而他竟然心满意足地笑着。那笑容是如此熟悉，令我想起很多我身边的人，原来，那些在华衣美服、名利权势、男欢女爱、网上闲情间心满意足地笑着的人，其实手上只是一个又一个空空的箱子啊。

小王子决定要回家了。飞行员看见一道黄色的闪光接近他的脚踝，他轻轻地倒下，

像一棵树那样，毫无声息地倒在了一片沙地上。

在飞行员后来一直的想象中，小王子的魂魄的确是带着箱子里的羊飞升了。很多年后他才知道，小王子之所以找不到合适的羊是因为宇宙纪律本来就不支持这样的寻找。如果植物太多，他应该每天晨起洗漱后自己清理打扫。每个人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星球负责，没有例外。正如当各式各样的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打理它，就算真有一种像羊一样的神秘力量也不能决定性地使我们过一种我们想要的生活，更何况那只是些空空的箱子。

飞行员很多年后还一直在为他所画的箱子而懊悔，他知道总有些时刻我们无法自欺，总有一天，小王子会有勇气抱着空空的箱子哭出来，那，也许就是他的回归之日吧。（山有木）



七彩雨 副刊
李高南 摄

外婆的土炕

傍晚的乡村，袅袅轻烟，从一户户人家升起，仿佛暮色哈出的寒气。麦草的体香悄悄爬进鼻孔，久违的馨香拥我入怀。

院里的积雪由一把耐用的扫帚扫走，树的脚脖子上围起了一圈圈的白围巾。外婆跪在窗旁的炕眼前，把一簇簇的柴草塞进炕里，像虔诚的信徒把祭品置于神的面前。今夜她只祈祷把寒冷拒在门外。

灯光昏暗。外婆朴素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光亮刺眼的物件，无论过去在墙泥剥落的老屋，还是如今在地板光洁的楼房。用久了的箱子、柜子、盆子、缸子，无一例外的老了，在灯光下反射不出一点光亮，似乎生命里它们就不曾发亮过。在外婆的生命里，朴素是种永恒的生活方式。

在土炕的温暖中，我渐渐长大了。长大了的我，急不可待地离开了土炕，离开了古老的族群。

多少年了，不曾在土炕上睡过！离开土炕的日子里我年轻的生命显得忙碌而苍白。再次走近它，心里充满难言的怯意。这感觉在我不太成熟的生命里有些突兀。真实的东西总会给人惊讶的突兀。

外婆说，还是土炕好！土炕是土地的延伸，土地是乡里人的祖宗。乡里的人白天在祖宗的脚边劳作，夜里在祖宗的怀里歇息；老了，就睡在祖宗的身下，永远地陪着他……乡里人一生都在土地里爬滚，刨食，繁衍生息。

躺在外婆身边，躺在她烧的发烫的炕上，为她搔发痒的背，得到她再次的赞赏。此前我因无数次为她搔痒而得到的赞赏都被我偷偷藏在炕角，那是我们共同的秘密。

寒风拍打着窗纸，外婆拍打着，土炕无声，散发着爱的温暖。（宋宇刚）

当年斜穿大中国，从长白山下把自己搬到“四时都是夏”的绿城，仅仅想到从此每年不必发愁拆洗棉衣裤一条好处，就已如释重负了。没想到，生活在冬天让北方佬羡慕之至的和煦阳光之中，又会“饱汉子想做饿汉子”，想念起长白山的炮烟雪来。

准确些说，是想念在温暖如春的室内看窗外炮烟雪肆虐的幸福感。

炮烟雪一起，真如那开山放炮的烟一般，把什么都遮蔽了。整个一个峡谷全是乱舞的雪粉，叫得酷一点，就是白毛风。听上去就是妖精出行，鬼魅过路。

世界一分为二，外面是白毛风指哪儿打哪儿地撒野，所有喘气的皆战栗不敢轻动。如果出行，那就无论鼻子眼睛嘴，都要被恶意撞进冰凉的雪片。

而屋里生着火炉、火炕、火墙。炉中劈柴亢奋地呼呼作响。当年在办公室里，人们烧起劈柴样子毫不心疼。办公室的炉子是用一个大汽油桶改制的，加装了很粗的烟筒。火旺的时候，烟筒的根部都烧红了。烤火离得太近的话，棉袄马上会发出轻微的焦糊味。大火过后，红破光在炉子里像活物一般游动，神秘地悄悄暗示着什么。这时便将饭盒或黄豆、土豆、毛子嗑（葵花籽）放在炉子上的铁盘子里烤出香味，烤出细细的劈啪声。

如果刮炮烟雪之时正在家里，在炕上过星期天，一觉醒来，歪头一看，白色的蜂群正在一团团地撞着玻璃窗，与它近在咫尺的自己却穿着薄毛衣，孩子的睡脸粉红色的，花苞一样的小手张开在枕边。

想都没想过，这一切都是谁给我们的？

不错，是劈柴给的；而劈柴，是用我的工资买来的。享有这一切，我用得着谢谁吗？

但是，若没有植物，你试试看买得来什么？不光是劈柴，就是煤，就是天然气，就是电力（哪怕水力发电，也得靠植物为江流涵养水源，积蓄有力的水体），这些被我们唤作“能源”的东西，也是许多代植物在亿万年前，默默为我们锱铢不遗地存储到如今的。

我们吃植物、喝植物、烧植物、拿它治

感谢植物

病痛，我们走在、坐在、住在，特别是呼吸在植物制造的芬芳氧气之中。不仅如此，它们拿自身喂养着动物，以自己的被粉碎和被咀嚼转变成人更多的身上衣裳口中食。植物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安全、温暖、香醇、舒适和饱足，可是我们从来也不以为需要感谢它，越是醒悟到这一点，越是有愧。

就说劈柴吧。

这些劈柴当年生出过羞涩的淡红的嫩芽，打着皱的叶儿微微闪着水光，它们曾在风雨里忍受鞭笞，曾在毒日头里垂头煎熬，似乎都不过是为此时在一室之内制造春天，帮助我们击退白毛风。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会想到这个何等奇妙的能量转换方式，很少有人知恩图报地把对这炉暖和的、红破的感激之情和一窝一片长在深山里的细嫩小树或岗上挺拔的大树们联系起来，好像它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如果想到这一层，再上山看树，就觉得

朋友，你想过吗？熄灭了感恩之灯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

因为当今世界的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我们不懈地去追求世界上最超前的物质文明。对物质的东西过度追求的结果是我们某些人格被异化了，从而丧失了心灵的许多美好。没有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诗性情怀，没有了“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淡然，没有了“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兴致，没有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胸襟，没有了“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洒脱……

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渐渐灭掉了精神家园中最亮丽的东西——感恩的明灯。

如果没有感恩亮光的照耀，我们将失去许许多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高山流水名一曲，子期断琴无知音”也只能在诗中体味。我们更难见到“举案齐眉互尊己，天荒地老有人心”的纯真爱情，“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明亮的灯光……”感谢恩师的曲子我们又到哪里去寻听呢？

学会把感恩的光芒四处发散才使人性得到进一步升华。

捧着友情的温，存着亲情的暖，让我们怀一颗感恩的心，把光芒撒向人间吧。

对土地心怀感恩，我们就能听到大地的心声；对山川心怀感恩，我们就能看到流水的奔放；对日月心怀感恩，我们就会感受到自然的无私与博爱。对一草一木一物一生命都要心怀感恩，我们就会体悟到生命的和谐。

我们点燃感恩的明灯，感恩的明灯点燃我们的人生。

让这盏灯照耀出“父亲的脊梁”、“母亲的白发”、“兄弟的问候”、“姐妹的温情”、“同学的友谊”……“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更是一个点燃感恩之灯的季节。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份感恩之光蕴藏着一个美丽的心灵。愿你我他都能一起点燃感恩的明灯，让灯的温暖 and 明亮充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远飞的雄鹰）



责任编辑：陈瑞群
美术编辑：陈林